變臉家族：人世橫逆　變中有恆

文：鄭祉愉　攝：鄭子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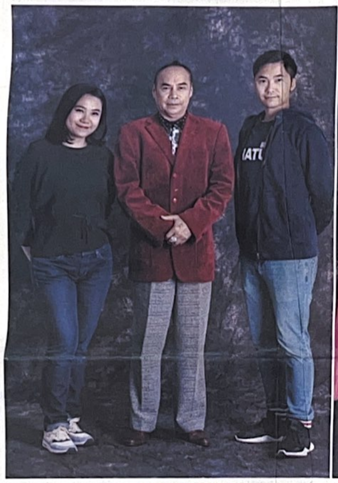
人世間的變臉有兩種。

第一變，大眾引頸盼之，為脫胎自川劇的絕活——變臉藝術，表演者一揮斗篷，一耍扇，手一抹，張牙舞爪的鮮艷臉譜就倏地千變萬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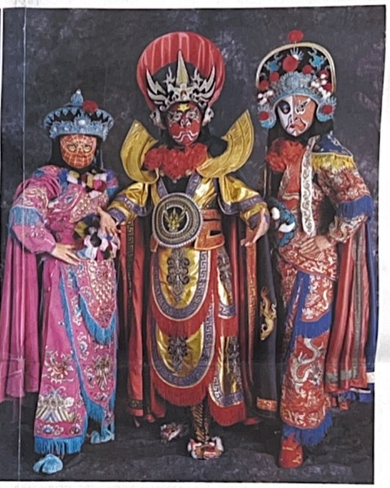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唯一的變臉家族——韋派共有三人，一個「變」字貫穿了三人的人生。被喻為「國寶級變臉大師」的韋瑞群是第一位將變臉技藝引入香港的人，傳統變臉只變十幾張，他卻可一口氣變出76張臉，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，至今登上三十多個國家的舞台，更於諸如康城影展、亞洲東盟十國會議、北京奧運等大型場合獻藝。女兒韋飛雄是全港唯一的女變臉師，父女創下雙人變臉102張的紀錄；兒子韋財雄正在拍家族紀錄片。

第二變，人生變化莫測，人人皆有一張臉可變，待人世橫逆，才能睹盡各種面譜。

今年70歲的韋瑞群想不到，歷經早年婚變、朋友背叛、人生低潮一無所有、曾兩次想過自殺，45歲才學變臉，會達到今日的成就；一雙兒女也想不到，父母離異後，分別十多年，成年後竟會因變臉與父親重聚。



（左起）韋飛雄、韋瑞群、韋財雄——由日常裝束，絕對想不到他們是變臉家族成員。



三人披上傳統四川戲服，搖身一變，成為變臉家族。

第一變：
事業心重　年三十晚家變了

年三十晚本應一家團年，卻是韋家最忙的日子。韋氏變臉演藝公司接下共十三場表演，包括三場變臉。

8點40分，韋瑞群先踏上觀塘apm商場的賀年舞台；而8點20分已提早到達元朗廣場準備的飛雄，9點20分登台演出，傳統中樂徐徐響起，她身段柔軟，斗篷翻飛閃變了好幾張臉，卻忽然風格一轉，現場響起MJ、Beyonce的《Single Ladies》，旋即變出叮噹、鐵甲奇俠等卡通面譜——這是韋派變臉的非傳統風格；10點45分，韋瑞群於子時倒數前在銅鑼灣世貿廣場壓軸登場，短短四分鐘變了二十來張臉，不用表演的財雄在一旁忙於拍攝。

一家子提早幾天吃團年飯，大家互相夾餸，言談間卻有隱約的疏離感，氣氛有點冷清。韋瑞群在為子女摺疊筷子紙座時，忍不住因女兒點了他愛吃的風沙雞而歡喜。

二十多年前的年三十晚，正正是他們家庭破裂的日子。

1982年，為照顧太太患病的姑媽，韋瑞群夫妻攜着兩歲的飛雄從廣西來港。夫妻在劇團相識，他原來是京劇武丑，於當地的劇團扮演美猴王，雜耍、魔術、氣功——無一不精。在香港從頭開始，為了養妻活兒，他深夜去倒垃圾，日間去演藝公司當臨時演員，成為武術替身，每次都「用命博」，有次威也組失誤，整個人頭着地摔出安全墊外，當場暈倒，「懷疑腦震盪」。

漸漸拓展了人脈，他日間覓得一份正職，在宋城遊樂場節目部由低做起，升至主管，晚上拍戲成教武術，還當上副導演，需要構思打戲，日夜顛倒，最長試過在劇組三日不回家，周末則在商場表演。1987年自己開演藝公司，最旺的時候基本班底有二十多人。事業漸漸上了軌道。

「我事業心太強太重，好多時顧不上家。」與妻子漸行漸遠，韋瑞群坦承自己最大問題是不理解對方操持家務的辛勞和苦悶。「在香港一向是我一個人工作、搏老命，太太一個人在屋企，當然懷疑（自己出軌）。」他解釋說自己根本沒時間應酬，朋友着他去探骨，也因為不想浪費錢而沒去。但疑竇漸生，太太每晚質問去哪了，漸漸不和，終日吵架。

1990年初的年三十晚，韋瑞群從北京出差回家，打算從今以後從頭開始，卻忘記帶門匙，以為妻女去了花市，在門外由9點多等到凌晨2點，一推門，才赫然發現屋裏空空如也。女兒遺留了一張紙條，手寫了新地址及一句話：「媽媽搬走都是因為你對我們的照顧不夠，她好傷心。」

狂瀾既倒不可挽，一頭家就此散了。

第二變：
欲言又止　舞台上下兩個樣

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韋氏這本難在疏離。

今年38歲的飛雄，記憶中的童年孤獨而不快樂。兩歲來港後，初時母親會一起去表演魔術，後來成為全職家庭主婦，也打散工。她小學上下課都一個人，一回家放下書包，沒飯吃，便去一街之隔的同學家中蹭飯，次數多了，「別人媽媽不高興」，只好坐在別人家樓下，同學媽媽送來一碗飯，叫她回家。她有時流連街上，常常晚上10點多才回家。

弟弟財雄小六歲，幼時曾被送到內地，由外公外婆照料，之後跟過韋瑞群一段時間，苦笑自己「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」。

離婚時，飛雄才讀小五。缺席子女的生活十多年，韋瑞群對子女感到虧欠，格外後悔沒有讀出飛雄眼裏對舞台的渴望，沒有早日培養她，令她22歲才接觸表演這一行。

以往每逢周末，韋瑞群會在北角酒樓演出《大話西遊》，周日晚上會把飛雄提早送到幼稚園。坐電車的路上，三四歲的飛雄一路哭，哭聲淒厲。「她好聰明，一買水果，就知道要上幼稚園。」韋瑞群說。直到為了安撫她，把她帶到酒樓表演場地，忽然哭聲就止住了，給飛雄化妝成馬騮，她就更開心了，總是在台側，眼定定、坐定定地看着。飛雄喜歡表演，曾登上港台節目《晴天雨天孩子天》。韋瑞群嘆父女相似，她也鬼靈精，「所以我好疼她。」

飛雄始終念念不忘舞台上閃閃發光的父親，形象高大，勝於台下，「因為首先脫離現實，他們投入表演，自己也會投入，會覺得他們好叻。」她形容父親為「舞台王者」，登場時有模仿不來的霸氣，又對父親感情複雜。「好好的一個家庭，為何會搞成咁？爸爸亦是我們的師父，身份上或情感上也好，我們應該是很愛護他的，無奈地……」

「跟他建立的父女情不是非常深，正常家庭生活的時間太短。」成年後，飛雄緩緩放開過去，卻因十多年父女之間的空白，始終有些隔閡，「我現在當是新認識一個有爸爸身份的人，知道有血緣關係，也想正常相處，但你說好熱烈，好愛，不會了。」

一頭家中，各人有各人的真相，才產生許多嫌隙和誤會。多年來，飛雄和財雄總覺得母親是受害者，父親當時做了對不起媽媽的事；韋瑞群卻說前妻提出了無法接受的條件，談不攏才分開。

離婚後，韋瑞群意志消沉了大半年，躲起來，誰也不見。沒有表演工作，經濟拮据起來，落泊得只敢用信用卡提款一兩千元充飢，一天只吃一餐，有一段日子要靠公仔麵過活。

子女隨母親生活，和他每個月最多見面一次，每次不歡而散，像一場拉鋸戰。飯桌上，父母總會因金錢問題吵架，母親更直接指使財雄問父親要錢，兩兄妹夾在父母之間，難受又痛苦。子女不知道韋瑞群經濟困難，總問他要額外零用錢。那一段捉襟見肘的日子裏，飛雄看中了一雙500元的鞋，韋瑞群心裏猶豫，但仍決定「寧可自己餓肚子，都要給仔女」。

變臉興旺那幾年，韋瑞群想供養財雄去加拿大讀書，卻遭前妻反對。「一來我媽媽沒有安全感，二來，她覺得你跟你爸私底下傾好了，又不跟我商量。」財雄慨嘆：「某程度上，我仍然是我爸跟我媽角力的棋子。」在父母拉扯期間，他只好在咖啡店打工，終於說服母親，延遲一年出發。

誰料僅僅兩年，財雄剛完成高中課程，就被迫中斷學業，其後走上變臉路。

第三變：
窮則思變　終於走上變臉路

子女走上演藝路，並不在韋瑞群計劃之內。

飛雄中學畢業後，當過記者、侍應、助理護士、人事部主任……還是對舞台念念不忘。2002年，22歲的她忽然向韋瑞群說打算辭職，說「想上舞台，想唱歌」。他嚇了一跳：「什麼都不懂，如何表演？」於是立即送她到京劇學院特訓三個月，練好基本功。飛雄天分強，有新老師甚至以為她已學了一年。其後，韋瑞群傳授她變臉技術，打破了傳男不傳女的傳統。

丈夫兼經紀人Ivan形容平日的飛雄又呆又傻，姿勢沒個正形，上台挺直腰板，卻想像不到她靈活變通，「彷彿就成了另一個人，她是天生屬於表演的。」

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「唱做唸打」戲曲表演四手段，拼最後的打，22歲去學已經太晚了。父女都嘆，如果飛雄早點去學，今日的成就絕不止於此。

韋瑞群走的路子，與女兒截然不同。變臉快，靠的是硬功夫，得從小抓起。他天分強，年僅12歲就考入廣西評劇團，被派到天津戲劇學校學習。

1960年代初天津海河河畔，隆冬寒風刺骨，每天清晨2點鐘，韋瑞群爬起來，自發到河畔獨自練聲。水邊植着一排排槐樹，他天天偷看一位神秘老師傅練功。怎料被對方發現，喝斥：「小東西，過來！」他坦承想學功夫，老師傅猛地用氣功拍他兩下肩膀，然後離開。韋瑞群百思不得其解，靈機一觸，半夜2點再去河畔。老師傅早就在那裏等着他拜師。五年來起早貪黑練功，還得應付其他早課。有次使勁用手掌一下下插進河邊的石頭，「師傅，痛啊！」師傅着他離開，他偏不，咬緊牙關撐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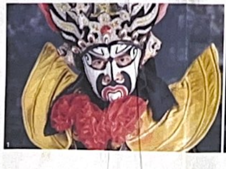
畢業前追問老師傅姓名和家鄉，老師傅不語，第二日從此不再出現。他暗猜「老人家怕難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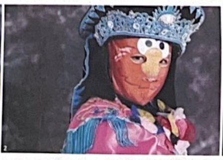
人前光鮮，人後受罪。「如果你自己不要求自己，那你就落後於人。」韋瑞群性格好強，有着一顆爭勝之心，格外能吃苦，成就了在舞台上的蛻變。熬過壓腿的痛苦，練基本功山虎跳，老師提着木刀抽打動作慢的，他絕少被打；畢業後進了劇團，幾個劇團之間比賽翻觔斗，前一個人翻了40次，他硬是要撐一口氣多翻兩個，摘下桂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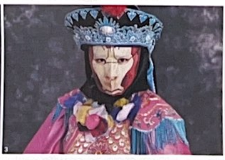
別人在背後說他壞話，多難聽的都聽過。開演藝公司時，只有一個人，格外賣搏，氣功、雜技、變衫、魔術都會，有師傅眼紅，揶揄他：「什都畀你撈埋。」他心想：「我做我的生意，別人來找我，又不是我搶你的，我搏老命，論氣功，我要七支槍，刺我全身，你做不做到？打碎筷子篤喉嚨，隨時會穿喉嚨嘅，打碎玻璃我食落去，你夠不夠膽做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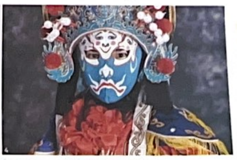
離婚後，好不容易重新振作，怎料不久又遇上經濟轉差。不過，身體始終是他的底氣，只要身體還好，他就能東山再起。

1993年，為了有一項獨門絕活，韋瑞群萌生了學變臉的念頭。他那時45歲，用了半年時間才好不容易搭上線，師傅要求他去四川，一看他的京劇身段，就決意傳授絕活，只教了四張臉，前後用了三天。









(1) 傳統上，每張臉譜都有跡可循，白色表達陰險狡詐的人物。現時韋派做法已不再以人物為主，而重舞台效果，韋瑞群的臉譜由學京劇的師兄繪畫。
(2) 飛雄所畫的卡通面譜之一，《芝麻街》的Elmo，難在臉譜凹凸不平。
(3) 鐵甲奇俠的臉譜最難畫，飛雄應旅發局之邀作表演，花了五天到一星期才完成。
(4) 財雄的臉譜同樣擺脫傳統的角色框框。